

梁祝舞台剧的“专”“转”“传”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今年上海高考的作文题目涉及文章的“专”“转”“传”，适逢《梁祝的继承者们》舞台映画同期公映，戏剧与现实相互对照，我便就地取材，借它打开剧院与观众的话匣子。

没有谁没经历考试。我读过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，当男主角对女主角示爱之后，她这样写他的心情：“这世界上忽然照耀着一种光，一切都可以看得特别清晰，确切。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觉得心地清楚，好像考试的时候，坐下来一看题目，答案全是他知道的，心里是那样地兴奋，而又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。”从小到大，让我“坐下来一看题目，答案全是知道的”那一科，就是作文。

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不是以作者书写传世的名著，它是民间口口相传的传奇，历来版本除了以相同的人物与时代背景为依归，故事与体裁可以大异其趣。直至近代，它的传播，主要通过电影、电视剧和唱片等影音媒介。

我是先遇上创作于1958年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，在同一年，又邂逅拍摄于1963年的黄梅调电影。它们双双出现，仿佛是为了促成我（少年的）与我（成年的）结下一生的不解缘。那年我14岁，正值寻找学校，寻找同学，寻找兴趣，寻找罗曼史的阶段，梁祝的故事，正好为未知造就方向感，隐约中觉得，世上最罗曼蒂克的事情，莫过于从混沌、懵懂走向启蒙。过程是个人的，也是人与人之间的。

就是这样，我由听梁祝故事的人，渐渐成了讲梁祝故事的人。也是在身份与角度的转变上，带来创作的动因，为什么梁祝总能衍生“永远少年”的精神力量？

2014年创作《梁祝的继承者们》时，我便以戏剧的“专”（例如尝新），“转”化了几个家“传”户晓主题，包括“为了求学，女扮男装”“教与被教，学与同学”“十八相送，比来比去”“楼台永诀，哭坟化蝶”。第一个“转”，是把“女扮男装”呈现成“男扮男装”。

昔日，要变装才能进入学府的是女性，今天，天生男性又是如何学习、适应、模仿，甚或复刻何谓男人的法则？男装纯属身外之物？还是穿上很难脱下的人生制服？第二个“转”，是把上学学习的内容，设定为艺术。对个人，对社会，为什么艺术经常被标签为不实用，无助谋事、成功，以至基本生存的学问？到底，艺术是什么？第三个“转”，是把“悲剧结局的仪式（哭坟），把浪漫推到极致的意象（化蝶）”，升华作生命的省思：是生者凭吊逝者，抑或，是灵魂在向肉身揭示，青春可以一瞬即逝，也能永垂不朽？

2024年《梁祝的继承者们》面世十年，当我又面临把这故事再往下“传”，2.0版本的《AI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》如是诞生。一年过去，AI的风头已被DeepSeek盖过，这时候若要把3.0版本的创作名目当成高考，我又该给自己出什么题目？

为什么梁祝 总能衍生“永远 少年”的精神力 量？